

金狼

(下)

(日) 六藝書院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横须贺街道传来了疯狂的警笛声。朝仓想，看样子，那些主要公路上都设了警戒。

然而，这点早在朝仓的预料之中，他不假思索地越过一个斜坡朝池山街开去。这个地方人烟稀疏，从左边能隐约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他一带车子向左拐进一条小路，前方有片杂树林，道路两旁是旱地和几户住家。

朝仓把车开到有一大块空地的墙根前停了下来，拎起装有分解成两半的毛瑟枪的高尔夫提包，向那片杂树林走去。

一进杂树林，晚上的露水便沾湿了鞋子。他看见杂树林的里端似乎有一个小水池，最后他的目光停在池子旁边的小卖部不动了。

小卖部里晚上大概不会住人，白天也是一打烊服务员就拎着提包回家的。况且现在是冬天，恐怕根本就不营业了。

小卖部周围没有象往常那样堆着些糖果包装纸和水果罐头盖儿等物，看来这小卖部现在肯定是歇业了。

不到10分钟，房门的锁就被朝仓用尖端处理过的钥匙打开了。进到里边，他摸出一枝钢笔模样的手电筒照了一下，地上的榻榻米已经散了块，只有3张榻榻米盖的小房间里积满了灰尘，还胡乱地放着一条榻榻米的垫子和一堆帆布。

朝仓从房内重新锁好门，然后拉过被褥躺了上去，又把帆布拿来盖在身上，把高尔夫提包当作枕头。他打算就此捱到天亮再说。不久他就习惯了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冷风，昏昏地进入了梦乡。

朦胧中传来一阵很响的脚步声。朝仓猛然惊醒，右手条件反射似地一下伸进内衣口袋攥住了美国造路戈自动手枪的枪把。这时他才瞥见一缕灰白的太阳光，已经透过小屋内板

壁的缝隙射了进来。

那脚步声在小屋的门前停住了。朝仓脸上掠过一丝阴笑，紧紧扣住枪机。发出脚步声的那人把门搞得咯嗒咯嗒响，但一见门上着锁就转身走了。朝仓轻轻地从长凳上下来，把一只眼贴在门缝上往外窥探。

只见一个个头不高的巡警正吐着白气慢慢远去，腰上重重地挂着一支45口径的S·W型大左轮手枪。那家伙顶多只有40来岁，看样子恐怕是个倒霉蛋，只要他一打开房门，那家伙的家小就得要流落街头，生活无着落了。

朝仓看了看表，还发着溪绿色毫光的夜光指针此刻正指向6点。他很想抽口烟。为了防备烟味漏到小屋外面，他又重新躺到长凳上。再捱个把钟头就可以放胆出去啦。

屋外水池上有几对鸬鹚在戏水，远远望去就象一只只褐色的小球漂浮在水面上，煞是好看。当它们一见出屋的朝仓时，却都一下子钻到水下去了，不一会又从老远的地方象与人捉迷藏似地露出了水面。

朝仓叼着一支香烟朝与进来时相反的方向穿过杂树林，直向衣笠车站走去。此时正是上早班时间，他一上宽阔的公路，便遇到了步履匆匆急着上班的人流。

大约走了300米便到了汽车站。那里一大溜睡眼惺忪的工人们正缩着身子排队等车，朝仓排进去京滨横须贺中央车站方向的队伍。

到了中央站，朝仓买了两三份报纸，上了电车。他在电车上浏览起报纸来，只见昨夜矶川府遭到5发手枪子弹袭击的消息赫然登在社会版的头条上。

原来这次朝仓的枪法还算准，二楼里矶川的卧室玻璃被

击中，玻璃碎片伤到了矶川。一个门卫扭伤了脚，此外还算太平，无人受伤。新闻报道说，事因尚未查明，警方也没能抓到凶手。

报道还说，警方在事发15分钟后，就在市区出入口设置了警戒线，然而凶犯还是没能抓到，所以估计凶犯尚躲在市内云云。此外，那张报纸上还登着一段矶川的谈话：

“本人向来光明正大，从无积怨。这次事件定是政敌所为，企图加害于我，卑鄙之极。因此为了我们的城市，为了我们的自由，我要不惜生命危险，与他们战斗到底……”

最后，矶川还故作镇静地宣称，他觉得不需要警方的护卫。

新闻界还委婉地猜测说：此次事件是否由于矶川隧道公司廉价购买了由政府出资填造的掘之内海岸的工场，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雇用了杀手。

读完了朝刊后，朝仓苦笑了一下。他在横滨下了电车，要了辆出租车，又回到了伊势佐木街口。

预先停放在阴沟边的本田单人摩托车一点都没被人动过，朝仓跳上了摩托车，飞速地向东京驶去。此时第二京滨公路上已经形成了一条车龙，哪里还有什么警戒，要不然受阻的车子将从东京接顶摩踵一直排列到横滨。

上午9点，朝仓哲也出现在小田急线参宫桥附近的一家饮食店。他刚去过他的上目黑公寓，安顿下东西，并且换下衣服。此时穿在他身上的是一套西服。

他向服务员订了份烤面包加咖啡的早点，随后借了柜台的电话，拨起参宫公寓京子房间的电话号码来。

朝仓在说暗语前，听筒里首先传来的是京子发困的声

音。

“是你吗？”

“是我，你那情夫回去了吗？”

朝仓问。

“呀，刚刚回去。”

“那么你能到参宫桥旁边的‘肖邦’饮食店来一下吗？”

“行呀。不过……，京子我呀实在太累了，几乎一晚都没有合过眼呢。而且，化起妆来真是烦死人了，还是到这里来吧？你来以前，我会把房间收拾好的，好吗？”

“知道了，马上就去。”

朝仓撂下了电话，回到包厢端起咖啡，只一口，半杯热咖啡便下了肚。

坐落在小丘上的十层楼参宫公寓仿佛还没有从昏然的睡眠中醒来。房间的窗子几乎都还关着，整齐地停在停车场上的车子，均匀地盖着一层薄霜。

公寓的休息室不见一个人影，朝仓乘自动电梯到了七楼，踏着草绿色的地毯向写着七G的正门口走去。

朝仓按了按内线自动电话机的按钮。

“门没锁。”从内线自动电话机里传来了京子压低的声音。

朝仓推开门，这是一间足有12张榻榻米大小的欧式房间，只见京子正坐在里面的沙发上等着，看上去一脸倦容。

“那家伙没让你睡？”

朝仓在京子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温柔地拿起她的手。

“嗯……，刚好相反，为了要他说出你吩咐我问的话，

是京子我呀不让他睡的呢！”

京子把头靠到朝仓的宽厚的胸脯上，朝仓一想到京子刚刚还被小泉抱过，就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恶感。但他把它暗压在心里一点也不让京子察觉。他爱抚着京子的头发，把鼻子贴着京子的脸上说：

“你的情夫……，小泉他说了吗？”

“呀，开始他怎么也不肯说，还问我为什么想知道那种事……”

京子懒洋洋地回答说。

“……”

“他部下有个叫金子的财务副处长迷上了西银座的一个叫什么‘鲁娜’的老板娘。咳，这本不算什么，要命的是遭了人家的暗算啦，被老板娘的情夫偷拍了床上的镜头，还被录了音去。这还不算，他们在公司里做了手脚的账本也被偷拍了去。”

“哦……”

朝仓显出一副才听说似的神情。

“听说那情夫可不是等闲之辈呢，是象铃木之类有名的劫持集团分子哩。”

京子淡淡地说，突然对着朝仓用坚定的口吻质问道：

“你总不会是他们的同伙吧？”

“又说傻话了，你是想引我发火吗？”

“哦对不起，京子我太累了，脑子有点乱……”

“好了，好了，我不该发火，继续说下去吧！”

“听说那情夫叫什么久保来着，要挟财务副处长，光堵嘴钱就被敲去了1000多万呢，逼得那个副处长不得不向处长

求救啦。”

“后来呢？”

“那处长虽觉得这事儿跟自己没什么直接关系，但考虑到这样一来还是有点有失监督，于是就找了处长和一些头儿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那笔钱还是由公司承担了下来，据说是与其让公司出丑，还不如多花几个钱合算。”

“是吗。”

朝仓冷冷地笑了一声。还好，那家伙还是没把他自己的丑事给抖出来，正是小泉自己与副处长共同策划，合伙敲诈公司的。不过只是不想让京子知道罢了。至于什么有失监督，那全是他妈的扯蛋。

“然后——”

京子继续说道：

“好戏还在后面呢。据说公司派人先送了500万元作为定金给那个叫久保的，可等他拿了钱回到自己的公寓就被人打了一闷棍给抢走了。久保后来便又借口那凶手肯定是公司雇佣的，开口要5000万。要不，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给大劫持集团头目铃木。”

“5000万？我的天，数目可真不小呵！公司打算付吗？”

朝仓的声音有点嘶哑。

“哼，他公司再大，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不能入账的钱也够呛的啦。就为这，据说昨天一整天都在开会商量呢。”

京子打了个呵欠。

“公司的结论是怎么说的？”

“咳，说是今晚上要久保来公司交涉。硬要出的话，

5000万倒不是拿不出，只怕那家伙不会就这么一次罢休。这种人呀，一般都是尝到过一次甜头就想敲骨吸髓的，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以后可就不好办了。”

京子答道。

“话是这么说。小泉他今晚还来吗？”

朝仓若无其事地问。

“哼，大概不会来了。他妻子又在歇斯底里地闹啦，这种人我可受不了，一想就浑身起疙瘩。”

京子装作很厌恶的样子，添加道：

“要是能常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我？……我不也一样吗？可是……我的美人，要是你今晚上再把那家伙叫来，等把今天与久保谈判的结果打听出来再把他赶出去的话，那可就好了……”

“嗯，要是你真要我这样的话，我就依你吧。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知道人家公司的事情？你上次说的话可是真的？”

“哦，请相信我，我的美人。你知道现在的忍耐是为了将来我们俩的幸福呀！”

朝仓用巴结的口吻装模作样地说道。

“相信你。”

京子喃喃道。

朝仓在内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包东西，拉过京子的手把它放在她手上，说：

“啊，差点忘了，跟你说好的那东西给你带来。”

京子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那就是5克上好的海洛因烟土。

“真是太好啦。你知道吗？我后来那仅有一点点都叫他给拿走了，我正在犯愁呢。”

“哦别担心，用光了我还会给你拿来的。”

朝仓说罢开心地笑了笑。好，只要小泉也开始用海洛因了，那么用不了多久他便会吸上瘾的。到时候，只要我给他们的货一中断，那他就得乖乖听我的使唤。

大概昨晚在公司小卖部的长凳上受了凉，朝仓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脖子的筋肉似乎有点发硬，隐隐作痛。他走进里间，打开榻房一角的饮酒处。这里大小总共不过8张榻榻米样子。

只见里面整齐地放有近50瓶正宗洋酒。他实在抵御不了那保加利亚纯苦艾酒的诱惑，但考虑到那难以一下散掉的酒味对待会儿的行动不利，便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嘴对着瓶口喝了三分之一。金黄色的液体滋润了干涩的喉管，并且开始烧着他的胃，暖着他的身体，脖子的硬块也渐渐地散开了。

回到外间，他看见京子正用恍惚的神情徐徐地吞吐着混有海洛因的香烟卷，仿佛进了极乐世界。朝仓走上前，把嘴唇贴上了京子的额头，说道：

“哦，我得走了，还有课。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说罢就走出了房间。

一出公寓，朝仓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青山镇。他在表参道街下了车，这里聚集着许多不动产商号。朝仓一边走，一边打量着玻璃门上贴着的广告。

在三和不动产处他看到了一个颇为称心的出租房子的广告。房子地处世田谷的上北泽段，离开博得京子信任而租下

的赤堤公寓很近。

朝仓一推进饮食店式的玻璃门，几个职员都不约而同地搓着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要出租的房子占地约100坪（1坪约合3.3平方米），建筑面积15坪，备有电话。房子的押金20万，土地管理费10万，房租每月1.5万。

一看朝仓挺有兴趣，他们马上就派一辆本商号的车带他前往察看。

房屋座落在日本大学附近离经堂住宅区不过300米的地方。那是一幢砖石结构的旧平房。混凝土的围墙已经有了剥蚀，门前能看到前面一带旱地和稀疏的杂树林，屋后和两旁有很大一块空地。15坪的建筑虽不算宽裕，但储藏室下面还有个地下室，之间有楼梯相接，这颇合朝仓的心意。潮湿的地下室也用混凝土打墙，大概总有7坪光景。院子里杂草丛生，还长着些灌木，显得荒凉。这里做个停车场倒不赖，朝仓想。

43、 会议室

主意已定，商号的车子就带着朝仓径直向房主的住地祖师谷开去。

一路上，那不动产的办事员羡慕不已地向朝仓谈起了房主大场家的豪富。大场家很久以前就是个大地主，同时又是当地的山林主，所以如今在世田谷拥有好几十町（1町为99.2公亩）土地。自地价暴涨以来，他就是个数十亿的大富

翁。在经营方面，现在大场通过本族人的一个土地公司，一年仅成交几百坪土地，收入就超过3000万呢。

那办事员连连叹息道，再没有比世田谷、相并、练马等地的农民和大地主更容易赚钱的了。朝仓点点头，算是同意他的说法。

大场家靠近成城地区，迎面是一条逶迤蜿蜒、雄伟森然的围墙，穿过江户时代村长式的防备森严的门洞，越过一片葱葱郁郁的林园，在那莺歌燕舞、柳暗花明的深处便能看见一幢稻草盖顶的宽大的平房。那古色古香的平房与停放在旁边的简易车棚里的豪华大轿车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味。

主人还没有出来，朝仓一行在偏房里等着，与田园风光的外部相反，室内全是欧化的陈设。不一会儿，大场出来了。他显得肥胖而臃肿，年纪也不过40上下，着一身条纹针织和服，左手还提了个收款袋。

写好契约书，朝仓把钱交给了大场。陷在扶手椅上的大场费力地转过身来道：

“唉，这么点鸡毛蒜皮的管什么屁用？昨天晚上我搓搓麻将就赢了100万。”又道：“唉，土地再多，只要我一死，就会被国家收去的。人生一世，我还图个什么？花，大把大把地花。所以，现在每天都在玩乐。但不管我怎么花，还是进项的多。有什么办法！”

大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

“啊，要我说，最好是去买它一架喷气式飞机玩玩，玩完了就让它银座上空爆炸，那花不完的钱不就一下子解决了吗？”

朝仓说罢，拿起放在桌上的租房钥匙站了起来。心里骂

道：“猪罗！”

等不动产商的车把朝仓送到住所，已经是中午12点了。他进了西口的一家炸虾鱼店，填饱了肚子。

出了店门，朝仓要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上目黑公寓开始武装起来。他把一个微型录音机装进了口袋，然后又把美式路戈自动手枪插进了腰带。

一切停当后，朝仓出了公寓朝对面的一家花店走去。他那幢公寓的主人兼经理原口就经营着这家花店。

此刻，门前冷落，原口正坐在木椅上看报纸。他一看见朝仓，赶紧堆起笑容，心怀戒备地招呼道：

“啊，是你，今天休息？”

“不，不，因在附近有公干，特来您这里转一转。”

朝仓轻松地答道。

“哦，是吗？”

“咳，最近叫我帮他们搞推销，事情多了，老是出差，累得我够呛啊。不过这也是本职工作嘛，也没什么。”

朝仓也设了一道防线。

“是吗？怪不得最近你房间老是空着的。”

原口夸大其词地附和道。

“就因为这。好了，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朝仓行了礼走了出去。

在“放射四号”的玉电街，朝仓要了辆出租车，吩咐开到高桥。运气不佳，一路上尽堵车，朝仓在慢慢爬行的车上打起了瞌睡。

直到被驾驶员在肩上轻轻碰了一下，朝仓才醒过来，睁眼一看，车已停在高桥的桥旁了。

“要到哪里？”

驾驶员不高兴地问。

“行了，就在这里下。”

朝仓付了钱，打开了车门。

从这里到二段的新东洋工业大楼的东和油脂公司已没有多少路了。尽管他已设计让京子从经营部长小泉那里探听消息了，但朝仓还是想亲自去看看久保及樱井到底与东和油脂公司交涉得怎么样了。

等午间休息一结束，朝仓就走进了新东洋工业大楼。从底楼到四楼都是新东洋工业公司的，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所以底楼的门卫并没有注意朝仓。再说朝仓领子上也挂着闪闪发亮的东和油脂公司的徽章。

朝仓挑了休息厅最里端的自动电梯，把它按到了七楼。他在心里使劲地祈祷着，千万别在中途碰到熟悉他的财务处的同事和营业部的同僚们。

二楼又进来了3人，四楼进来了一男一女，但都不是东和油脂的人，他们都在六楼下了电梯。

现在还是紧张工作的时间，要是到顶楼肯定会引人注目，况且顶楼的高尔夫练习场里经常有新东洋工业公司和东和油脂公司的关系户在此搞活动。所以朝仓想想还是藏到七楼的会议室隔壁为好，在那里可以偷听他们的谈话。

电梯在七楼停下了，发出很重的声音，门自动开了。朝仓闭了一下眼，然后赶紧偷偷地往走廊里窥视了一下，打算要是走廊里有人的话就别出去。

明光可鉴的仿大理石的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朝仓走出电梯，蹑手蹑脚地朝右边的干部会议室走去。

宽大的会议室前头有一间图书室，放在那里的书尽是些关于世界油脂工业、东和油脂公司发展史之类的枯燥乏味的东西，所以很少有人问津。因而从来也就没有安排一个图书室办事员，要是有人想进去，到宣传科去借钥匙就行了。朝仓遂打算躲在那里进行窃听。

朝仓试着拧了一下把手，发现门锁着。

朝仓从裤子下摆折叠处取出一根钢丝，打开了图书室的门。他从里把门锁上了。

图书室里到处都积满灰尘，百叶窗严严实实地关着，只从高处窄小的天窗里漏下几缕冬天的淡淡的阳光。

室内摆着五张书桌，上面是一些记录纸和台灯。左侧的墙壁上安着书架，玻璃门上上着锁。

靠会议室的那堵墙上挂着历任经理的肖像画及公司发展史图片。

朝仓打开助听器的开关，将它贴在墙壁上。会议好象还没有开始，助听器里没有一点声音。

朝仓趁机环视了一下整个图书室，看看有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虽说这房间很少有人进来，但也不能排除人来的可能性，他想。

终于，他发现书架角落有一个装有板门的柜子。他关上助听器，走过去打开门一看，只见里面放着些打扫用具。

朝仓撮起嘴巴无声地吹了声口哨，让柜门就这样开着，又回到了对面墙跟。为了节约蓄电池，他每隔3分钟开一下助听器。

一小时后，听到走廊里不时有人经过。朝仓的心律猛地

加快起来。但隔壁会议室的门始终没开。

3点还差几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在图书室前停住了，朝仓嘴里骂了一声，迅速穿过房间，躲进了那个柜子。

关柜门的时候，便听到钥匙插到锁孔的声音。门开处，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朝仓硬压制住怒火。

柜门没有钥匙孔，朝仓无法窥探来的是何许人。那个该死的家伙好象打开玻璃门取出了一本书，坐到书桌上去了。

柜子里一片漆黑。从书桌方向传来了翻书声和做记录时摩擦纸张的沙沙声。

朝仓象头困兽，几乎被愤怒和焦虑弄疯了，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插在裤皮带上的“路戈”的枪把，恨不能跳出来一枪结果了那个还在悠闲地坐在桌边看书的兔崽子。

等那人把书放回书架，走出图书馆时，已经近4点钟了。朝仓急不可耐地窜出柜子，扑向会议室的那堵墙根，打开了助听器的开关。助听器里传来了清晰的说话声。朝仓的血液立刻冲上了脑门，背上渗出了汗水。他忙乱地拿起一只备用皮碗扣在墙壁上，固定住助听器，随后打开了微型录音机的开关。

“……，真是荒唐！说我们袭击了你，又把款子抢回来了，这明明是在寻找借口！”

总务处长愤怒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哼，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多罗嗦。我樱井素来宽洪大量，一诺千金，可你们却不作君子作小人，那就别怪我不讲义气了。现在，我要改变我的主意，再拿出5000万来！”

这是樱井冷酷沉着的声音。

又听到小泉含糊不清的叹息声。

“可是这么干的话，那我可要拨110电话了。即便是一流报纸的头版头条也会对这件新闻感兴趣的，再让它把我头上包着绷带的照片给附上。”

樱井冷笑道。

“再好好考虑一下吧！可真叫警察的话，你就成为有前科的了，我还舍不得把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能人送到监狱里去呢。”

经理阴阳怪气地说。

“要好好考虑的是你！我并没有把柄落到你们手里，再说就是被抓去蹲监狱又有什么？那样我就可以白吃国家的饭了，哈哈，何乐而不为呢？可是这样一来，你的上司和全社会的人便会知道你们靠侵吞公司大发不义之财的丑闻，而且雇佣暴力集团行凶殴打的勾当也会大白于天下。真够有味儿的，去叫警察吧，哼，要是能跟您这样的大公司同归于尽，那也够本了！”

樱井狂笑道。

随之而来的是长长的沉默。

许久，还是小泉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你真的还没有把事情告诉给铃木吗？”

他的口吻近乎讨好了。

“少罗嗦，要是连这点小小要求也不答应的话，那我就叫铃木本人亲自出马了。”

樱井道。

“嘿嘿！5000万总不能说是小小的要求吧？当然我们是不会让你空着手回去的。1000万，怎么样？”

经理道。

“笑话。”

“1500万呢？”

“这里不是拍卖市场。”

樱井嗤鼻道。

“那——你听明白了吗？要是我们如数付给你钱的话，你可就再不会来找我们公司的麻烦了吧？”

经理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一言为定！”

“要是那样的话，怎样才能让我们相信你呢？你也知道，让你写保证书，那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樱井一下子被问住了。

“而且，说不定你下次又跟铃木勾结起来，威胁我们，把我们付给你钱的事反而当作我们渎职和谋私的证据给卖了。”

“……”

“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们拒绝付钱的理由了吧！假如你现在同意还价到2000万，然后，写张保证书，你也是口头答应，日后，保不住，还会来找我们麻烦的。更何况你似乎跟我们公司一起毁灭也在所不辞。要是我们用法律起诉，你或许还会用揭露战术同铃木结成共同阵线来对付我们呢。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倒霉的还是我们。反正要吃哑巴亏，还不如只给你2000万，了了此事再说。”

这下经理转守为攻了。

樱井也无奈地笑了一下。

“这次轮到我说‘慢着’了。不错，你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5000万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的。”